

徐仁修

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荒野游踪



仲夏夜探秘

徐仁修 撰文·摄影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要有自然，

要的就是自然。

我双手捧着，

生命之火取暖，

又凉了，

我也准备走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普专项经费资助



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仲夏夜探秘

徐仁修

撰文·摄影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仲夏夜探秘 / 徐仁修撰文、摄影.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7

(徐仁修荒野游踪·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ISBN 978-7-301-24145-5

I. ①仲…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7②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4694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145-5/I · 274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站: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056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0.5印张 122千字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CONTENTS |

总 序/1

不顾一切地朝建设“经济奇迹”的目标努力后，人们口袋里的钞票不断地增加，同时，我们环境的污染指数也不断增高，而大自然里的生物却快速地减少。

缘 起/3

夜，因为光线不足而显得神秘，甚至有些恐怖，总让人觉得有什么“东西”躲在那眼睛不能看见的黑暗中窥伺，甚至我们的大脑还会用幻觉帮我们制造幻象，让我们以为真的有“什么”！

夏夜小溪/5

一条清澈、原始的小野溪，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大自然中许多野生动植物重要的栖息地。

垦丁仲夏夜/49

疏林/53

这片疏林很少有人来打扰，是一片充满热带野性的地方，有许多被人们视为具有危险性的动物栖息其中。



雨后/71

大自然的一切是可遇不可求，但你愈常亲近它，
你的奇遇就愈多。



季风林/91

蝉声歇后，蟋蟀声四处幽幽响起，纺织娘在树梢
上吵了开来，领角鸮遥遥鸣叫，蝙蝠就在我头上
扑翅飞来飞去。



社顶公园/105

无忧无虑、不思不动、无他无我，大地是我的躯
体，山脉是我的四肢，草木是我的发肤，河流是
我的血管，山风是我的气息，花草是我的气味，
虫鸣鸟叫是我的声音。



夏夜密林/121

雨后的夜晚空气凝滞，纹风不移，万叶静止，林
树沉睡。我从巨干间穿过，有如走入地球洪荒的
年代，一股原始的神秘弥漫在这墨黑的林中。



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台湾不顾一切地朝建设“经济奇迹”的目标努力后，人们口袋里花花绿绿的钞票不断地增加，同时，我们环境的污染指数也不断增高，而大自然里的生物却快速地减少，萤火虫消失了，泥鳅、蛤蚧、青蛙……不见了，小溪岸、河堤、沟渠、田埂……大都铺上了坚硬、粗暴、丑陋的水泥，美丽、生动的大自然渐离我们而远去，孩子们也越来越少有机会去接近自然、向自然学习，也无法从自然那里得到启示、快乐、感动，儿童最珍贵的想象力也难以得到大自然的滋润，正如一位小朋友说的：“台湾的虎姑婆移民去了，因为大人把大树砍光，虎姑婆没有森林可以藏身了……”

为了保留台湾大自然的一线生机，二十年来，我经常上山下海，以纸笔、相机来记录美丽丰饶的宝岛。为了让儿童有机会与能力接触大自然，我也花好多时间去为孩子们演讲，并带领他们到荒野自然去进行观察与体验。我发现这种播种与扎根的工作是真正保护台湾大自然生机的最佳办法，而且效果显著，这些孩子都懂得从一个更宏观、更长远的眼光来反省生活与面对自然。

过去我与许多人曾以环保运动来抵抗那些制造污染、破坏大



地的大企业，其结果就像遇见了希腊神话中的九头妖龙——你砍去一个龙头，它会再长出两个头来一样，不但没完没了，还会被套上“环保流氓”的大帽子而难以脱身。但是，这些曾深入荒野、受过大自然感动与启示的孩子，在长大之后，若是成为政府决策官员，他们不会为虎作伥；若是成为企业家，他们早就明白，“违反自然生态的投资”对整个地球、人类而言，是极为亏本、得不偿失的投资。

为了台湾的自然生机，为了孩子们，我在一九九五年创立了荒野保护协会，旨在汇聚更多理念相同，真正爱大自然、爱台湾、爱孩子的有心人士，一起来推动这个观念。此外，我也通过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我这二十年来在台湾山野所做的自然观察与体验，一方面为记录，一方面是我与大自然相处的经验传承，更是我在自然深处的沉思与反省。*

如果你阅读这一系列“徐仁修的自然观察与体验”而感到有些心动，请与荒野保护协会联系，你很可能就是那些将影响台湾未来的“荒野讲师”或“荒野解说员”。

* 徐仁修先生曾在台湾地区的远流出版公司陆续推出以“徐仁修的自然观察与体验”为主旨的系列图书，它们包括：《猿吼季风林》《自然四记》《仲夏夜探秘》《思源埡口岁时记》《荒野有歌》《动物记事》。这篇总序正是为这些书而写的。



夜，因为光线不足而显得神秘，甚至有些恐怖，总让人觉得有什么“东西”躲在那眼睛不能看见的黑暗中窥伺，甚至我们的大脑还会用幻觉帮我们制造幻象，让我们以为真的有“什么”！

若从大自然的角度来看夜晚，白天的猎食动物远比夜晚多，例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鸟类是在白天觅食，而只有猫头鹰、夜鹭等少数鸟类是在夜晚猎食。是故，有很多被猎食的动物是借夜色掩护出外觅食，例如众多的蛾、鸣虫、野鼠、青蛙……尤其在仲夏夜，这些夜晚活动的动物更是格外的多而热烈……此外，为了配合夜间现身的“媒婆”，就有植物选在仲夏夜里开花，像洁白又大朵的山菜豆花、花丝如光芒的棋盘脚花，以及只在夜晚才分泌蜜汁的球兰……

仲夏夜里最让人害怕的大概是毒蛇。的确，大部分的毒蛇都在夜晚出没，像雨傘节、赤尾鲀、龟壳花……但在我的经验中，它们的危险性还不如虎头蜂。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未遇见过任何一条蛇会像虎头蜂那样追着人进攻，甚至是群攻。每次我在黑夜中与毒蛇相遇，反而是毒蛇跑，我追，因为我要拍照。真的，人怕蛇的程度，远不如蛇怕人，在台湾还没有蛇吃人的记录，而



人吃蛇却在各处发生着。所以我常开玩笑说：“蛇妈妈在小蛇一出生时就非常严肃地教育小蛇说，只要看见以两条粗腿走路的动物，就要赶紧逃命，因为那就是蛇的天敌！”

我有很多夜晚在大自然里作观察或漫游的经验，尤其是仲夏夜，在不同的森林中，或在荒野小溪里，或在湿地池沼间，我既没有遭遇过什么危险，也没见到什么鬼怪，倒有不少有趣的经历与深刻的感动，我都记述在本书中。我想，许多曾随我进入仲夏夜大自然的解说员，或荒野保护协会的会员，甚至那些参加过荒野儿童生态营的小朋友，都能证明仲夏夜的无限魅力。



夏夜小溪



我在仲夏夜里，
沿着一道岸树蓊郁的小溪往上游溯去。
这儿我在大白天里刚来过，
现在来则想探知这条原始、阴沉的溪流，
活动于夜间和日间的生物有何不同。



许久没下雨了，小溪的流水低落了许多，在石块间安静地流着，不再像梅雨期间那样，淙淙而下，盛气凌人。

我在仲夏夜里，沿着一道岸树蓊郁的小溪往上游溯去。这儿我在大白天里刚来过，现在来则想探知这条原始、阴沉的溪流，活动于夜间和日间的生物有何不同。

记得白天里，刚涉入这条地处幽深的小溪时，我那仍未十分适应阴暗的眼睛，却被穿树而下的几道光束中一闪而逝的金属光泽所吸引。后来发现是许多被我惊起的豆娘，飞舞穿越光柱。那情景就像看见了吉光片羽，教人难忘。

此刻，这些豆娘全无声无息地停在小枯枝端或挂在下垂的叶尖上。在这里它们可以安然入梦，因为这些小枯枝、小叶片无法支撑豆娘的夜行天敌，像树蛙、蜥蜴、巢鼠等来袭。

继豆娘之后，被我惊起的是正在湿石上吸水的灯蛾，它们纷纷朝我的手电筒飞来，展示飞蛾扑火的天性。

我赶忙将手电筒压低，远离脸孔，免得飞蛾撞入眼睛。

两年前，我跟一位名叫巴布的美国自然学家在高雄六龟的山里工作，我摄影，他则负责采集蛾的标本。



巴布被枯叶蛾尾上的毒毛刺着，一个星期过后仍未痊愈的情形。

有一夜，他正在大型的诱捕蛾灯前，搜集各种被诱飞来的蛾类。可能是眼镜反光的关系，把只笨蛾诱了过来。突然一只蛾扑向他的眼睛，不幸那是只有毒的枯叶蛾，正好把毛刺入他眼睑。结果整个眼眶肿了起来，巴布足足当了七天的独眼龙。

蝴蝶吸水我们都见过，尤其是凤蝶类，常常群聚吸取泥泞中的水，这主要是为

了要从水中摄取钠。因此，聪明的捕蝶人就利用人尿中含有很多钠的特性，把尿洒在河边的湿地上，将成群闻尿而聚集吸水的蝴蝶一网擒获。

至于蛾类吸水的目的大概也没什么不同吧！它们吸水的情形也很类似，都是一面吸一面洒。在灯光下，我可以看见吸水的蛾，尾部每隔十几秒钟就喷出一道短水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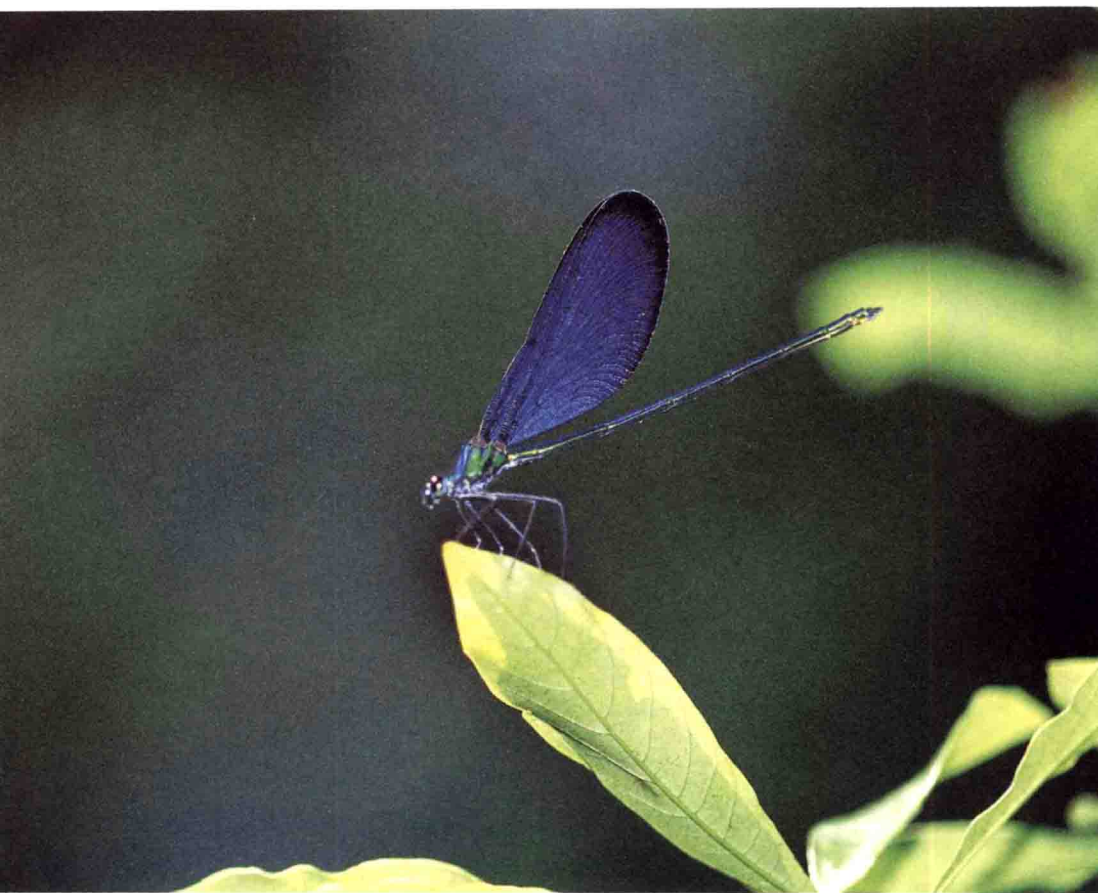
吸水的蛾大都是灯蛾类，我不知道其他蛾种是否也有吸水的习性。另外我在水边也见到一只魔目夜蛾，但不敢确定它是否也吸水，或许在我见着它时，它已吸得饱足而正在作茶余饭后的休憩。

魔目夜蛾的样子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吓人，既华丽又恐怖！一对又圆又大的眼型花纹，像极了魔鬼睁大铜铃般的眼睛，再配上一张大嘴巴，一副魔鬼造型，的确能达到吓退敌人的目的。

魔目夜蛾白天大都藏匿在阴暗的草丛里，是一种不易拍摄到的蛾类。但是，现在它借着黑夜掩护，大摇大摆地坐在冷饮台上，任君摄取镜头，得来全不费工夫！



一条清澈、原始的小野溪，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大自然中许多野生动植物重要的栖息地。台湾原有无数的美丽小溪，但在近些年却灌注上大量的水泥，从此变成丑陋不堪、破坏大自然生态的排水沟。



上图 豆娘是一种小型的肉食昆虫，是蜻蜓的小表亲，中国古时称它为幽螳，图中亮丽宝蓝色的豆娘，名叫白痣珈螳，是豆娘中最美丽的一种。

右页上图 纤小的豆娘同时也是其他较大型的肉食动物的食物，图为一只杜松蜻蜓正在吃一只雌的白痣珈螳。

右页下图 一只短腹幽螳捕获了一只蜉蝣，正在大快朵颐。

